

本报记者 姚丽萍

老树,136岁,什么树?广玉兰。

长在哪里?凌家小院,就在顺天村。

顺天村,成都北路262号,位于“城市之心”江阴路街区,百年历史,很传奇。如今,顺天村是基层立法联系点,上周三,《上海市住房租赁条例》表决通过,距离顺天村立法听证刚好一个月。

顺天村,一个很特别的基层立法联系点,记者在蹲点采访的日子里,听到了不少传奇故事,慢慢说。



创意普法

墙上,两个矮个子太空人在漫步(见图②),前头小狗带路。有趣的是,貌似闲庭信步的小太空人,没闲着,都背着灭火器。

消防安全,还有《上海市消防条例》,怎么才能家喻户晓、妇孺皆知?顺天村,请来太空人出马。

这办法,的确非常顺天村,天马行空,不拘一格,令人捧腹。滑稽的效果,就是让人记住了——在老房子、在弄堂、老小区,消防安全,非常重要,切记切记!

消防这件事,黄浦区南京东路街道顺天村居民区党总支副书记杨琛骅,时时放心不下。这阵子,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调任别处,顺天村里大事小情,他更得多上心。

85后杨琛骅,在江阴路街区区长,来顺天村居委工作也有七八年了。在他眼里,顺天村,是特别的。

顺天村的故事,杨琛骅从小就常听大人们说起。据说,清末顺天府尹陈夔龙家族曾经居住在此,“顺天村”因此得名。民国时代,女银行家张幼仪经营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,职工宿舍就是如今的顺天村民居。岁月流转,顺天村里,旧里、新里都有了,房子老了,老人多,租客也多,服务好这些居民群体,更得多用心;何况,越是老旧小区,治理思路,越是要清爽。

顺天村,墙外就是江阴路。上世纪80年代,江阴路花鸟市场举办了上海第一次花卉交易会;90年代,花鸟市场发展高峰期,一天客流高达10万人,同时也带来了交通拥堵、噪声扰民。2001年,江阴路花鸟市场搬迁,还路于民。2018年起,伴随城市更新,江阴路“美丽街区”建设拉开序幕,顺天村,也开始了法治特色小区的更新之路。

你看,一面墙,3D彩绘,上书“法在我心中”,四周装点扇形风镂空雕花,漂亮!这仅仅是顺天村法治文化的一处“微景观”,就像背着灭火器的小太空人一样,“微景观”,要传递的,是“城市之心”悠久弄堂的治理新思路,这思路,是鲜活生动的。

有件事,杨琛骅很确定,作为基层立法联系点,先后参与《上海市社会救助条例》《上海市养老服务条例》《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》《上海市房屋租赁合同条例》立法调研,在顺天村,立法过程变成了普法过程。

不得不说,“城市之心”社区普法,的确有一套。去年,“法治顺天村·共襄民法典”游园会上,普法手偶剧、法治相声……居民说,接地气、入民心,创意普法,够别致!

听了居民评价,“小巷总理”杨琛骅只想说——只要居民满意,值了!

再回头看看从小长大的地方,杨琛骅想说,城市的发展史,就是一部城市更新史。百年江阴路,经历了不少变迁。顺天村,作为江阴路街区的一分子,自然也在变迁中,有一天,这里的老旧房屋,也将城市更新的大潮中蝶变。

不过,有些记忆不可磨灭。老弄堂里,上海人家对百岁大树的呵护,那是爱体面、守规矩的上海市民对法律的尊崇、对自然的敬畏;社区立法听证会上,一位废品回收者,发出最基层的声音,最终被写进地方立法;还有,弄堂墙壁上,作为“消防大使”的小太空人……

※ ※ ※

岁月远走,总有一些美好,值得记忆。顺天村大门外,就是江阴路街区零距离家园展示厅。一间展厅,就像一个小小的街区历史记忆长廊,墙壁上的文字和图片,讲述这里的前世今生。

这些讲述,让人们想去做一些事,只为——爱城市,爱家园!

么老的广玉兰!没过两天,居委、绿化部门上门了,拜托凌家夫妇照顾好老树。原来,依照《上海市绿化条例》,古树名木保护都有属地责任,凌家新搬来,职能部门要上门告知保护义务。

放心,放心!凌家夫妇是爽快人,一口答应了。何况,遇见,就是缘分。凌师母说,老树是一直在这里等着,终于等到了咱们吧,好好照顾它。两人合计了一下,先把小院子打理清爽,哪个百岁老人不喜欢清清爽爽的,树也一样呢。

小院子,一天收拾出来了。栽下一丛翠竹,跟老树作伴。再请绿化部门重新安置了古树名木保护牌,保护牌上写得清楚——编号0719,100年,二级保护,上海市政府确认,确认时间为1986年。

今年,玉兰树整整136岁啦(见图①)!树下,围了一圈青石条。石条,哪里找的?城市旧改,要在老石库门旧里找寻石板石条,不难,只要留心。老凌就这么做了,树下石条围好了。老凌又专门设计了落水管,洗衣机排水通过专门管道进入排水沟,从此,污水就跟老树告别了。

日日受到辛勤照护,百岁老树心情很不错。阳春三月,花开了,满树硕大玉兰,花香沁人心脾。夏日里,树荫下,喝茶乘凉,惬意。秋天来了,老树安安静静等待冬天。冬日里,落叶了,老树冬眠蓄力,准备春日里繁花灿烂。凌家夫妇,幸福地陪着老树过好一个个的春夏秋冬。

不料,前年夏天一场暴雨,老树明显倾斜。危险!

投入抢险的,不止凌家夫妇。绿化部门拿出了保护方案,方案实施还要倾听居民的意见。于是,居委会组织居民开了几次协调会,大家七嘴八舌,职能部门仔细倾听。这样的协调会,在基层立法联系点,是常事,但为了保护老树,却还是头一回。

几场协调会开下来,有一点共识,很有建设性。稳固树干,细绳索恐怕不行,不如换成金属支撑。结果,就成了如今的模样——三根碗口粗的金属管,支撑树干,一根在凌家院子里,两根在隔壁邻居院子里。

好了,老树稳固了,大家都放心了。

保护老树,凌家夫妇还有什么心愿?老凌说,家中老屋里有块牌匾,很古雅,上书“光辉挽鹿”——旧时人家,恭贺新婚夫妇同心同德、不离不弃,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,就爱用这四个字,他和凌师母要用这份心劲儿继续照顾老树。老树,见证顺天村和城市的岁月沿革,有缘照顾老树,那也是阿拉的光荣!

落地听证

“您的立法建议,都写进地方立法了,开心吧!”

“真的?”

“真的!”



顺天村 本版图片 杨建正 摄



1

家有老树

一场暴雨,百岁老树,要倒了!

这,曾是顺天村遇到的一次危机。

第一个发现危机的,是凌国安。怎么办?赶紧上报。居委、绿化部门第一时间响应,紧急处置。终于,老树转危为安了。

老树,究竟该怎么保护?《上海市绿化条例》有说法。顺天村的老树保护,更是别具一格。

这天,刚刚过了小雪节气,申城天气,还没冷下来,小院里,茶花开得热闹,翠竹身姿挺拔,铁树硬扎得好像随时准备跟人比试比试……不过,要论硬朗,小院子里最弹眼落睛的,是谁呢?百岁老树啊。

70多岁的凌国安,是个讲究人,上海老克勒,干净利落。他拎着把水壶,绕着老树浇了一圈,站在树下,抬头看看高处,树冠还是那么茂盛,亭亭如盖,再抬手拍拍树干,就像拍了拍老伙伴的肩膀,说,蛮好,长得蛮好,身板硬朗着呢。

凌国安第一次见到老树,是在2000年。那一年,他买下了现在的房子,成了顺天村居民。他和凌师母走进小院,一眼就看见围墙边的大树,两人惊叹,天哪,市中心竟然有这